



好 读 书 读 好 书



校园记

□张炜

老榆沟是小宝册全部的世界。山村靠近大沙河，有平地，可以盖许多石屋。一所小学校建在沙河旁的高地上，那儿树木葱茏。老奶奶在天气好的时候牵着小宝册的手出门，一直走向村外。她喜欢晒太阳，喜欢在阳光下看他倔倔的一张小脸。小宝册不爱说话，大眼亮闪闪地看着高地上的房子，它们掩映在绿树下。钟声清脆，一群孩子在树下蹦蹦跳跳。“孩子，等你长大一点，我就送你去那儿。”她把他揽在身边，觉得又小又热的两只胳膊像绳子一样勒紧了她的腿。他望向远处的眼睛里闪着疑惑，一会儿又是惧怕。“孩子们都在这里，你和他们一起读书，放学时奶奶来接你。”老人把他抱起来，大概为了让他看得更清楚。

地，他们总是趁这工夫采一点嫩野菜，捉几只蚂蚱。夏天分一点麦子，秋天分半麻袋玉米、一篮地瓜。奶奶小心地剔去沙子，淘几遍，磨成粉，做成香喷喷的野菜饼。“孩子多吃一些，奶奶就等着你长大了。”小宝册在奶奶的鼓励下大口咬饼，像一只小鸟那样伸长了脖子。

小宝册长到奶奶胳膊窝那么高了。她抱他时不像过去那么省力了。他六岁了，该入学了。奶奶领着他去小学校，一步步登上高坡。几只彩色的鸟从树隙飞过，田野吹来一股青生气。在一间宽敞的屋子里，新入学的孩子进进出出。屋里有一个男子，眼睛很大，微笑着看着他。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的笑容，也没见过这么干净的人，更没见过这么明亮的屋子。男子指着课本上的一个字母读道：“‘啊’！”奶奶学了一声，他才怯生生地跟上。那人大声赞扬：“读得好。真好。”在新生登记表上，男子郑重地写上了“淳于宝册”四个字。

从那儿走开，他们又来到一道土崖下，这里有一棵半残的老榆树。老奶奶捋下一串串叶子：“我要做一张榆叶瓜面饼。有榆钱就好了，榆钱又香又甜。榆钱被人抢光了。”她把树叶儿兜在衣襟里，一手牵着小宝册往回走。地上一只蚂蚱跳着，小宝册盯住不动。“走吧孩子，回家吃香喷喷的榆叶瓜面饼！”回到家里，她把榆叶儿捣碎，又加了地瓜面和玉米粉，做成一张大饼。锅里添了一点油，饼一放进去就发出滋滋声，冒出的香味让小宝册发呆。饼熟了，棕黄色，真香。奶奶把饼掰开，让他看里面嫩绿的榆树叶儿，“大口咬，好孩子！”他大口咬。有些烫，飞快咀嚼，吞下，泪水涌出。老奶奶给他喂饼，自己忘记了吃。“只要吃得饱，人就像梧桐苗一样往上长！”老人摸着他的黑黑的头发，发现这发梢有些鬃曲。“是个小鬃毛儿？哎哟宝孩儿！”她亲他的脑壳。

入学的前一个星期小宝册几乎没说一句话。旁边的同学大声说话、朗读，他只在心里读。奶奶每天黄昏都等在路边，站在一棵野椿树下。十几个同学排着队走出校门，走过奶奶身边时，她就跟上。回到家里，他不停地说着学校的一切：老师、同学、窗前的鸟，特别是老师：“他摸我的头……”奶奶眼里渗出了泪花，把他搂在怀里。“好孩子裤子短了一截，衣服也不合身了。”她觉得孩子自上学后就变了，眼里闪着笑，个子突然高了。“你就要变成一个大小伙子了，好孩子，奶奶要为你做一套新衣裳。”

夜里小宝册缩在奶奶怀中，享受一天里最好的时光。刮风的日子让村里民兵兴奋，他们背着枪在大街上溜达，总要转到这幢小屋跟前，砰砰敲门。“谁呀？”奶奶穿上衣服，坐起来。“开门吧，反正不是一般社员哪！”奶奶出去开门，几个民兵带着逼人的寒气闯进来，背了枪，往炕上踅着。小宝册藏在棉被中，他们用枪托捅他。

奶奶到山隙里采药材，晒干了卖到代销点。药材少，采药人多。为了采到更多的药材，她就往深处走，翻到山崖的另一面。有一次她从高处跌下，腿差点摔折，血把鞋子都染红了。她卖了药材，可是换来的钱不够用。她狠狠心卖掉一篮瓜干，买回一些粗白布，准备给孩子裁一套衣服，再给自己做一双布袜。她用槐树花给粗布染色，然后就准备裁衣了。不知在孩子身上试了多少次，下剪刀时手都打颤。针脚密密，缝得结实。宝册穿上新衣服照镜子，差点认不出自己。美中不足的是衣服大了一点，奶奶说到了明年的这个时候，它就再合身不过了。

奶奶被人喊到场院上干活，剥玉米皮和晾晒地瓜。她不能把小宝册留在家中，就让他跟在身边。看场院的老头恶狠狠地盯住她：“不干活吃什么？你们两个害人虫被全村养着？”她反驳：“我们不是害人虫。”老头的胡子翘着：“我说是就是！你敢犟嘴？”她不再吱声。一天的活儿忙下来，奶奶不停地捶腰，小宝册就用小拳头帮她捶。往回走的路上要穿过一片收过的玉米

只有极少数的孩子才有新衣服。去了学校，一大群人围上他，有的还到近前嗅一嗅。一位男老师拉着他的手问：“谁为你做了这么好的衣服？”“奶奶。”“啊，多巧的手！瞧这衣领做得多漂亮……”他知道这是校长，叫李音。

(摘自《艾约堡秘史》)

张炜新著《艾约堡秘史》出版 直面当下精神困惑，依然可见那个精灵少年



1988年，张炜与一位老友重逢，曾经的文学青年成了大老板。老友年轻时写过七八百万字文学作品，有很强的文学雄心，张炜至今记得两人彻夜聊文学的情景。“以后还写不写？”面对张炜的提问，大老板财大气粗地说：“那好办啊，我有的是钱，以后还要写。我会把我过去写的东西，用小牛皮烫金的最好装帧，印成一大排！”

改革开放的最初十年里，很多人实现了财富梦，这位曾经的文学青年的下海经历，让张炜有了关注暴富阶层的想法。此后的三十年里，财富故事不断上演，张炜对暴富阶层的关注也没有停止。那部萌芽于30年前的文学作品近日终于面世，在今年的北京图书订货会上，张炜带着他的新著《艾约堡秘史》亮相。这部张炜心中的冒险之作将视线对准“富豪中的顶级富豪”——中国巨富群体。

《艾约堡秘史》 张炜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

著名评论家李敬泽注意到《艾约堡秘史》腰封上的一段话：“一位巨富以良心对财富的清算，一个勇者以坚守对失败的决战，一位学者以渔歌对流行的抵抗，一个白领以爱情对欲念的反叛。”李敬泽说，这段话真正点出了我们这个时代一些根本性的东西，“一边是财富、一边是欲望、一边是良心、一边是小小的渔村。”

《艾约堡秘史》里的狸金集团是在改革开放时期迅速崛起的私企集团，集团的实业涉及采矿、房地产、化工、远洋航运等，狸金集团大老板淳于宝册是张炜新书的主人公。

《艾约堡秘史》选取了狸金集团在兼并小渔村，并进行城市化改造过程中的典型现代事件，展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互依存又相互矛盾的重大主题。一边是想收购开发小渔村的狸金集团，一边是拥有强烈环保意识、敢于对不合理的经济开发保持自己看法的村头吴沙原，所有矛盾一一展开。淳于宝册在强硬的抵抗中，思考资本与财富到底给人带来了什么，反省自己在积累财富时所做的种种。

“渔村代表着我们祖祖辈辈生息的地方，代表着我们生命中最根本、最基础的那个大自然。”李敬泽说，所有的这些价值冲突，其实就在我们这个

时代，就在今天发生，也都需要我们这个时代的每一个人去思考、去面对、去做出困难抉择。

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晓明在新书发布会上说，《艾约堡秘史》的主人公淳于宝册是上世纪50年代出生的人，在他身上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民族半个世纪精神成长的历史。“不管是70后、80后还是90后，对于你们的民族、你们的父兄，过去的历史谁还会记得？对于宝册经历的困惑，年轻一代能够接受吗？”陈晓明说，张炜在书中写出了淳于宝册的心路历程，给了年轻人了解过去历史的机会，而小说对暴富群体的书写，也令人思考改革开放40年来，我们在财富增长后，如何观照内心、精神等命题，“在这部作品里，张炜不断地追问：淳于宝册在什么都有了之后，他的精神、他的内在、他的心里还存留着什么东西？”

从上世纪的《古船》《九月寓言》，到“中外文学史上最长的纯文学作品”茅盾文学奖巨著《你在高原》，张炜一直是当代中国最多产、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，他坚持文学作品的纯度和严肃，沉入生活的“深水区”，用文学的方式审视时代大变革。

每写完一部大的作品，张炜都会有一种巨大的消耗感，

“每次写完，我的身体一放松就完了。”写作《艾约堡秘史》，张炜体会最深的是写作当下题材的困难。“写当下太难了，并且用纯文学的方式写当下，更难。”张炜说，严肃作家在写作中有几个公认的一般不触碰的题材：第一是企业家，因为这一群体的形象已经被塑造得非常概念化；第二就是爱情。“对于文学要求非常高的那部分纯文学作家而言，企业家是不碰的，爱情也不会写。”张炜说，如果你找不到自己的语言和个人经验，写这样的主题非常困难。在写作《艾约堡秘史》的过程中，他谨慎地去寻找属于自己的语言，走入真正意义上的个人和自己。

陈晓明长期关注张炜的写作，他过去认为张炜是唯一一个在中国文学中继承苏俄文学传统的作家，张炜作品里的英雄主义的浪漫气质，在陈晓明看来非常可贵。李敬泽也表示，从上世纪80年代一直到现在，在张炜的很多小说中都会出现一个荒野上的少年。在《艾约堡秘史》这部小说里，那个荒野上的少年依然藏在淳于宝册身上，“他经历了那么多，这个时代的嘈杂、纠结都在他的心里，但在根子上他依然有精灵般少年的勇气、善良，那样巨大的浪漫主义动力，我觉得非常难得。”